

齐玉瑞 李信田 著

一緘市札藏事

《坐下重读红楼梦》系列之一

张爱玲在《张看红楼》里说，很多人都是站着看《红楼梦》。……你是站着看的吗？



《石头记》 石破天惊
《红楼梦》 大梦初醒

本书是一本红学索隐派的专著。从人情世理的角度，对《红楼梦》进行了「非文学」的考察，解决了《红楼梦》及其作者的元问题，包括创作原因和目的、情节设计、脂评补白和作者身份与经历。

此外，对《红楼梦》出场人物与历史人物原型之间的对应，对小说隐笔叙述的事件与大清国史的真相的衔接，都作了大胆又精彩的推理和言之成理的分析。读这本书，是否你也一定忍不住重读一遍乃至几遍呢，最后的结果是，读了多少遍自己都记不清了。

本书解读《红楼梦》中情节和人物，语言堪比《达芬奇密码》凝悬疑、探秘、解谜、时空穿越于一体，引人入胜，扣人心弦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齐玉瑞 李信田 著

一緘書札藏事

《坐下重读红楼梦》系列之一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—绒书札藏何事 / 齐玉瑞, 李信田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-7-104-03131-4

I. ①—… II. ①齐…②李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10698号

责任编辑: 黄艳华

美术编辑: 龙亨戈

责任印制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**中国戏剧出版社**

出版人: 樊国宾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
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 010-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
(100097)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3.5

字 数: 380千

版 次: 2009年12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3131-4

定 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坐下重读红楼梦

(编序)

一、红楼梦是一部谜书

才女张爱玲说过，人们之所以没看懂《红楼梦》，是因为都在站着读……

《红楼梦》是一本旷世谜书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并且作者寄望于读者从字里行间找寻答案。开篇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时有还无”、“满纸荒唐言……谁解其中味？”寥寥几语便已露端倪，更用人物姓名谐音，向读者反复交待所讲的故事须把真事隐去。亦在情节展开时，诗文谜语中，苦心孤诣地屡屡暗示书中隐藏着秘密。看《红楼梦》第十八回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一段：

彼时宝玉尚未作完，只刚做了“潇湘馆”与“蘅芜苑”二首，正作“怡红院”一首，起草内有“绿玉春犹卷”一句。宝钗转眼瞥见，便趁众人不理论，急忙回身悄推他道：“他因不喜‘红香绿玉’四字，改了‘怡红快绿’；你这会子偏用‘绿玉’二字，岂不是有意和他争驰了？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，再想一个改了罢。”宝玉见宝钗如此说，便拭汗说道：“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只把‘绿玉’的‘玉’字改作‘蜡’字就是了。”宝玉道：“‘绿蜡’可有出处？”宝钗见问，悄悄的咂嘴点头笑道：“亏你今夜不过如此，将来金殿对策，你大约连‘赵钱孙李’都忘了呢！唐朝韩翃咏芭蕉诗头一句：‘冷烛无烟绿蜡干’，你都忘了不成？”

据红学家周绍良考证^①，唐朝并无“韩翃”其人，只有“韩翊”。韩翊，字君平，南阳人，登天宝十三载进士第，与钱起、卢纶等并称“大历十才子”。韩翊有诗云：“章台柳，章台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亦应攀折他人手。”清初曾有小说、戏曲同名作品《章台柳》，情节取自唐代传奇，主人公便是韩翊。

^①转引自陈良坤：《红楼清话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2009年7月版。

而《红楼梦》这段文字提到的典故，出自唐代钱珣《未展芭蕉》诗：

冷烛无烟绿蜡干，芳心犹卷怯春寒。

一缄书札藏何事，会被东风暗拆看。

“绿蜡春犹卷”，正是从钱珣此诗首句化来。看来宝钗提到的唐诗，作者不是“韩翃”或“韩翃”，而是“钱珣”。是宝钗失误，是作者笔误还是另有隐衷呢？

从上下文看，宝玉前句已写“绿玉春犹卷”，分明是谙熟此典的，那又如何汗出而忘记了呢？可笑的是，宝钗更嘲笑宝玉“大约连‘赵钱孙李’都忘了呢”！

好，相信读者即可从此处体悟出作者的用意。并非是忘记了“赵钱孙李”的“钱”姓，而是故意错，错得这么明白，故意拿清初读者比较熟悉的一部文艺作品《章台柳》主人公韩翃来代替真实作者钱珣。这个明知故犯很蹊跷，很值得揣摩，哦，对了，原来作者是想让读者来探究“一缄书札藏何事”的！

究竟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曲笔隐述？“庙名久隐，断碑犹存”，难道作者真的是本应绍登大统，却被篡权又被除名，死后无缘在太庙里享受祭祠的准皇帝？所以著野史补正史，“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”记于八十回嘎然而止的断稿《石头记》中？鉴于此，开篇即云“此系身前身后事……”纯粹把《红楼梦》当成文学作品来欣赏固然无妨，然而发出呼吁要把《红楼梦》纯粹当成文学作品的那些人，就有些罪不可恕了，自己省事掩耳盗铃一样糊涂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还要充当红学研究的阻碍势力呢？

二、红学与红迷

“谁使此大著述之作者不敢自署其名？”王静庵先生发此诘问。“红楼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，本于此书第一回，“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”一语……由此观之，则谓红楼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，种种之境遇，必本于作者经验^①。”鲁迅先生以小说家的经验和敏锐，也指出作品严谨写实的自叙特点，“叙述皆存本真，闻见悉所亲历。”“正因写实，转成新鲜。”

当年胡适通过史料有关《红楼梦》作者的记载，考察曹家家世及与皇室的渊源，并力求打破“种种牵强附会的《红楼梦》谜学”之路，代表考证派与索隐派论战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，之后红学某种程度是按照“搜求那些可以考定《红楼梦》的著者、时代、版本等等的材料”，来论证胡适曹雪芹为第一作者之说。尽

^①王国维：《红楼梦评论》，团结出版社，2004年1月第1版。

管考证资料有限，且未能完全流布共享，亦真假难辨，存在争议较大。但循此思路依然有关键性的成果，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共识，限于红学知识浅陋，只能引注几篇我见过的论著。其一，论证成书年代在乾隆年间^①，最保守地说，在乾隆十九年之前。其二，关于书中所述真故事发生背景，“生于末世”“虎兔相逢”关键时间段的考证。例如徐子余在《红楼梦学刊》《“虎兔相逢”解作康雍两朝交替之年新证》。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揭示摆在人们面前的红学之谜。刘梦溪先生曾言，红学考证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道路，对红学产生之初提出的问题，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无确定答案。如“脂砚斋是哪一个？”“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是谁作的？”并预言：如果对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的考证因客观材料的限制无法进行下去，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愿意涉身红学领域，红学本身也不会像考证派盛行时期那样红火^②。

然而现在已是网络化时代。如果在网络上搜索“红学”两个字，会有成千上万条记录出现，任意打开其中一个网页，跳出来的就可能是网络红迷的文章，或新鲜独创，或无所顾忌。网络红迷活跃的现状，也许令人讶异，但不能无视。在编辑《一絨书札藏何事》过程中，逐渐发现了“红学艺苑”这个红学网上论坛。这是充满生机的学术论坛，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着清新空气和宽容环境的基地。所载文章，或通过文本分析，或假手于版本对照考证，或针对红学流派观点。或发布专论解决某一问题；或系统长文，提出一系列看法。这些洋溢探索热情的红迷文字中，不乏考据翔实，立论中肯，言之有物，符合学术规范之作。

何来如此多的红迷现身？恐怕是和现当代红学海内外研究持续繁荣是分不开的。远的不说，上世纪90年代霍氏姐弟的《红楼解梦》曾风光乍现，本世纪之初刘心武先生坐阵百家讲坛，演说“秦学”又为红学开辟了一条新生之路，形成了一定影响。开花便可结果。《一絨书札藏何事》的作者直接从中受到启示，并开始了孜孜不倦的探索。

三、《一絨书札藏何事》

终于说到正文了。本书作者是一对夫妻，潜心研读红学著述及《脂砚斋重评

^①陈良坤：《红楼清话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2009年7月版。

^②转引自网名为“怡然轩”的文章《考证派是否误解了〈红楼梦〉》，在 2005-9-13 上午12:00 发表于论坛“红楼艺苑”之“百家争鸣”栏目。

《石头记》》，相互切磋讨论，从人情世理的角度，对《红楼梦》进行了“非文学”的考察，针对《红楼梦》及其作者的元问题，包括创作原因和目的、情节设计、脂评补白和作者身份与经历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。此外，对《红楼梦》出场人物与历史人物原型之间的对应，对小说隐笔叙述的事件与大清国史真相的衔接，都作了大胆又精彩的假设和言之成理的分析。

本书作者认为，《红楼梦》原作者为康熙废太子胤乃的次子，爱新觉罗·弘皙。书中有“四大家族”贾史薛王，谐音为“家史削亡”，针对清史“假语存焉”，作者著书《石头记》补记家史。又，甄士隐的岳父封肃，暗示《石头记》遭遇封杀肃清，才有继承人曹雪芹披阅增删，为《红楼梦》之后的传世流通。《一絨书札藏何事》，透过《红楼梦》“画园子”一般的浓墨重彩之笔，铺画出原著书人一生真故事的索引。

“英雄不问来处”，太平盛世，文化昌明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本书作者夫妇以中学学历，刻苦研读撰文，难能可贵，所提出的某些观点，不惟可圈可点，亦有一针见血之见。比如质疑“圣祖宫中养育乾隆”之说。

本书有几处设定贾琏、环兄弟影射乾隆，我立即联想到元妃不赏贾环出谜那一段戏。设若此说成立，那就是作者在骂乾隆“一个枕头，一个兽头”了。跟别人兴致盎然地谈起此书，说贾环就是“乾隆”，人问，为什么叫“贾环”？我亦缄默，因是胡思乱想，按照拆字法，应该就是“一坏”。后文又有赵姨之内侄，贾环表兄“名钱槐者”，或可谐音佐注“乾隆坏”吧，不论有无道理，《红楼梦》原作者对小说人物命名的用意也是“索隐派”探究真相的一条线索。

本书作者对清康雍乾史料的掌握虽限于视野不够充足或谬误难免，但对书中人物与原型之间的定位能自圆其说，比如针对“你两个一口贼气，多早晚死在我手里”对应弘历两皇后的命运。皇后富察氏，雍正五年与弘历结婚，乾隆二年被册立为皇后，十三年死于东巡途中；另一位皇后乌拉皇后，早在弘历是皇子时已是侧福晋，乾隆二年被封为嫔妃，富察氏死后，代皇后摄六宫事，乾隆十五年正式册国皇后，但在乾隆三十年正月陪乾隆和太后南巡时，竟“由于愤怒，毅然披散开头发，摘下所有头饰，并自行剪断头发”^①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被收回册封，打入冷宫，第二年就死了。

本书提及弘皙幼年生母“石氏太子妃”去世，十五岁时父亲胤礽被废黜太子，

①袁树文主编：《国宝东陵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2006年版。

康熙将其过继到雍亲王胤禔府。书中用黛玉进府来隐记。“演说荣国府”一节中，冷子兴：“现有对证：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，即荣府中赦、政二公之胞妹，在家时名唤贾敏。不信时，你回去细访可知。”贾雨村：“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‘敏’字，他皆念作‘密’字，每每皆是……”与此巧合的是，清史记载，胤初是康熙第二子，康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生，生母是嫡皇后赫舍里氏，即孝诚仁皇后。胤初死后，雍正追封其为理亲王，谥曰“密”。其嫡福晋曾被康熙封为太子妃，称赞她“淑孝宽和”。

本书定位“贾母”原型是康熙二十八年主持后宫的老太妃。基于本书作者根据周汝昌先生考证在乾隆二年初有康熙老太妃薨逝，《红楼梦》文本中在“品笛感凄清”后，亦称“上回提到的老太妃薨逝了”之语。我在《国宝东陵》一书中看到了关于“老贵人”墓之谜的记述。老贵人传说为雍正之妃，本应葬西陵泰妃园陵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在乾隆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入葬苏喇嘛姑园寝。本书作者认为，写贾母对上用官纱这样了解熟悉，“软烟罗”一节是“卖弄家私”之笔，隐露这贾母贵为宫中太妃，都说明她出身世任江宁织造的曹世家。更有“我和你太太、宝玉立刻回南京去”之语，加之湘云送雨花石戒指等情节，当然本书解读精彩有趣，不需要在此一一细论。

据说当有人把“开言不谈《红楼梦》，遍读诗书也枉然”的情况向乾隆反映之后，“上言，似言明珠家事”，此“御说”为后来附会者提供了一条思路，也不排除乾隆御用文人正面宣导的功效。比如据《随园诗话》胡适有一结论：“我们因此知道乾隆时的文人承认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做的”。历史是人写的，官修史书动辄篡改、文过饰非的状况并不少见，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对史料的讹传误读，更是为红学罩上了一层迷雾。盛世如春，相信《红楼梦》原作者“金钗雪里埋”，亦有喻义等到寒雪消融、拨云见日的那一天。

“明白了真实的人物关系，《红楼梦》原文和批语的意思便一清如水，其义自见^①。”本书恰恰界定了新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原型关系的对应。欢迎方家批评指正，也殷切期待有考证实据来相佐。

作为责编，读到本书某些段落，在恶补“红学”基本常识的同时，竟不务正业，乐为验证本书提出的线索，不时重读红楼梦，不时浏览“红楼艺苑”，特别是

①张登儒：《初探“黛、钗、李纨、甄宝玉”原型之谜》，2009-6-23 下午1:43发表于“红楼艺苑”网站。

在“细品红楼”栏目，看到不少精彩的文章，透出学界已形成诚如刘心武先生所推重的蔡元培先生那种“多歧为贵，不取苟同”的学术正气。期待本书的出版，能给我们红迷一些想像的空间，欢迎这样的假设，欢迎讨论，欢迎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！并藉《一絨书札藏何事》为一发端，拟将一个《坐下重读红楼梦》系列陆续呈给读者。如同“红楼艺苑”是一个红迷发表作品的园地，这里同样提供一个出版的平台。把网络红迷纳入开放自由的学术视野之中，把现当代红学研究持续繁荣现象载入历史，在学术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，红学已不拘于传统研究套路，红学研究主体也因网络催化及其他媒介传播延伸到普通读者群体，故红学研究在此盛世氛围中有着更多丰富和突破的契机。多多红迷的参与，必将有助于突破红学研究之樊篱与瓶颈，逐步揭开《红楼梦》所隐真事，还作者以本来之面目。俗语说：“饮水思源。”酷爱红楼的静庵先生对此不能释怀：“我辈之读此书者，宜如何表满足感谢之意哉！而吾人于作者之姓名，尚未有确实之知识……”^①倘使这样优美的一部作品的作者永远被隐埋，被遮蔽，实在令人痛惜和悲哀，每个人都理应自责对作者的辜负。适逢盛世，倘使这一谜书有了正解，还作者以本来的面目，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巨匠的身份确定，不能不说是你我可喜可贺之事！不能不说是中国的大事！世界的大事！

黄艳华

2009.12

①王国维：《红楼梦评论》，团结出版社，2004年1月第1版。

目 录

坐下重读红楼梦（编序） / 001

一 立论方法篇

当然，说弘皙是谜书原著书人也有一个“死结”，清史记载“弘皙逆案”发生在乾隆四年，弘皙被圈禁死于乾隆七年。死人怎么可能著书？殊不知这个结并不死。学界对前清史的真实性存疑，因多是被乾隆大修《四库全书》修理过的，特别是对雍正朝史的删改最多。那清史记载“弘皙逆案”不就成了冤案了吗？不仅冤，而且假。冤在弘皙根本就没有谋逆。假在既然没有谋逆，逆案是假，那圈死于乾隆七年就更不可信了。正是“假作真来真亦假”。弘皙“金蝉脱壳”诈死；乾隆为美化自己来路正统，命人删改雍正《上谕内阁》，泯灭弘皙资料；弘皙得知家史削亡，谐音“贾史王薛”，针对清史“假语存焉”，著书《石头记》补记家史。且化名“脂砚”多次评注；甄士隐的岳父封肃，暗示《石头记》遭遇封杀肃清，才有继承人曹雪芹披阅增删为《红楼梦》之后传世流通。

乾隆见《红楼梦》广泛流传，生怕真情泄露，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你既诈死著书，我便称你早已圈死，让真相难见天日。兄弟俩斗法，斗得无数红迷身陷“迷津”。

《石头记》石破天惊——原著书人为康熙废太子之子 / 001

人非物换——一把开启红楼谜宫的金钥匙 / 006

《风月宝鉴》照背面——访奇采异、极巧穷研拼出真故事 / 015

信手拈来无不是——“脂评”的暗示 / 025

掀起脂砚红盖头——脂砚斋即是《石头记》原著书人弘皙 / 036

二 清史疑案篇

这“槛外人”之称，缘于康熙时期的“拜褥事件”。康熙三十三年，按照索额图吩咐，礼部向皇帝奏报爱新觉罗氏皇帝家祭安排，提及把太子胤初的拜褥也放在大殿的门槛之内。这无疑是对康熙帝的一种试探：太子已长大成人，可以接替皇帝办理一些事情了。康熙当即指示礼部尚书沙穆哈：皇太子的拜褥应当放置门槛之外，不能放在门槛之内。被夹在皇帝和太子胤初、索额图之间的沙穆哈，既不敢违拗圣意，又不好向太子和索额图交待，就请求把他们的话全部记录在案，结果被康熙罢了官。可见，只有清朝天子可称“槛内人”，作为储君的太子也只有槛外祭祖的份儿。那么，书中妙玉派人送帖“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”。自称“槛外人”应是对应储君而言。太子胤初作为“槛外人”史笔有载，而弘皙作为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秘密立储的“槛外人”，是不可能见诸清史的。

康熙传位之谜 / 045

雍正暴死之谜 / 061

石氏太子妃究竟是谁 / 076

玉带林中挂 / 080

“可叹停机德”与江南曹家第一次查抄 / 085

谁可称为“槛外人” / 092

红楼梦外梦 / 094

兄弟让国与乾隆吟诗赞夷齐 / 097

弘皙诈死之谜 / 101

三 人物索引篇

在“冷子兴演说荣国府”一回，贾家第一代，对应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其弟舒尔哈赤，“演说”为宁国公与荣国公；第二代长子贾代化袭官对应清太宗皇太极；第三代长子贾敷早亡，次子贾敬袭官后“一味好道”，对应传说顺治出家。随后，对应清朝入关定都北京，“演说”荣公死后，长子贾代善袭官为第二代，对应清圣祖康熙；第三代有长子贾赦，次子贾政，却是在次子贾政处批注为“第三代”，虽称长子贾赦袭官，却又称令贾政入部习学，升为员外郎。这是对应雍正继位有问题而言。因为著书人隐笔记述，才自称“演说”。故其中有对应之笔便可，解读时不可求全责备而“迷失”真情。

贾史王薛“四大家族”的生活原型 / 111

史氏太君之谜 / 115

巨石幻玉补青天——解读红楼梦中人雍正帝 / 126

为遮天大王验明正身——解读《红楼梦》中宝玉原型之一曹王妃 / 138

史湘云的金麒麟会说话——《红楼梦》史湘云生活原型为曹雪芹 / 154

桃花又是一年春——隐“木石姻缘”花袭人原型的归宿 / 170

四 补记家史篇

写妙玉进大观园后，一直都住在所谓的栊翠庵。究竟这栊翠庵隐指何地？我们先了解一下雍正朝创建的军机处……军机处有官无吏，勤杂服务用十五岁以下儿童，且不识字，称“小幺儿”。“盖防吏员漏泄也”。军机处办公地点都是在离雍正寝宫不远处，联系极为方便。雍正后来常住圆明园，因此园内设有军机处值房。书中通过妙玉重头戏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”一回，特提贾母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故意与安徽籍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的历史相联系。通过妙玉对茶道精通和那些世间稀罕的珍奇茶具，与清史雍正帝宠赐张廷玉品质绝顶茶具的记载相对应……到最后还特意提到“叫几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？”书中故有此笔，正是再次说明这所谓栊翠庵就是地处圆明园禁宫的军政中枢军机处。

薛宝钗补记弘皙历史 / 176

林黛玉补记弘皙历史 / 197

甄士隐贾雨村同时补记弘皙历史 / 210

妙玉补记弘皙历史 / 221

五 文本解读篇

写凤姐（富察皇后）庆寿着眼于其“变生不测”，且王夫人（雍正齐妃）“进了佛堂”，宝玉（弘皙）心里有事骑马跑到井边“祭奠金钏”。更有赖家人“托主子洪福，想不的这样荣耀”，竟敢对宝玉指手划脚，倾了家也要连摆三日，热闹三天。而周瑞家的儿子被撵，碍着太太（雍正齐妃）陪房的面子还是打了四十棍。所有迹象表明已然改朝换代了。

从秦氏“脉案”与“药案”看康熙大帝病死之谜 / 234

太虚幻境中金陵十二钗簿册 / 248

宝钗待选选什么 / 253

刘姥姥三进大观园的真正使命 / 255

赤瑕宫神瑛侍者 / 263

红楼姻缘一线牵——通灵宝玉贯穿梦中情缘 / 267

芦雪庵即景联诗隐说藏修地——《石头记》藏修地在乐亭石白坨 / 287

秦可卿淫丧天香楼 / 293

贾家后事早安排 / 300

盛筵不散为哪般 / 302

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/ 304

金鸳鸯殉主登太虚 / 306

宝玉悬崖撒手 / 311

六 考证假说篇

书中按表：这青埂峰先是巨石被弃之处，后来巨石被携入红尘，历尽离合悲欢，炎凉世态，镌着一篇故事又回到青埂峰。作者借“空空道人”之名，访道求仙来到青埂峰下，见大石上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。经过一番“人石对话”。将《石头记》传情入色，改为《情僧录》。并化名脂砚数次批阅增删，而成为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。作者将书名定为《石头记》。就其旨义而言，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。一是用这“石兄”代指真故事的记述者，与“脂砚”之“砚”意谓“石头看见”同义。二是借石头开口说话隐含典故：《左传·昭公八年》：晋国有石头讲了话。晋侯问师旷：“为什么石头会讲话？”师旷说：“石头是不会讲话的，恐怕是有谁借石头而说的吧！不过，听说政治昏乱，人民怨恨，就会有不能讲话的东西出来讲话。现在，当权者穷奢极欲，老百姓活不下去，石头讲话有什么奇怪呢？”三是隐说著书地就在这巨石所在之处。

假借汉唐 / 314

“索书甚迫”隐含怎样天机 / 319

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？——从亲友寄怀诗解读《红楼梦》原作者 / 324

乐亭李兰为弘皙替身 / 329

名副其实的“黄叶村”——《石头记》藏修地在河北乐亭菩提岛 / 335

太虚幻境即是真如福地——《石头记》藏修地在乐亭石白坨 / 351

庙名久隐 断碣犹存——一明一暗两大物证现身石白坨 / 354

青埂峰上留青史——《石头记》藏修地在乐亭县石白坨 / 358

结语：真情再现 石破天惊 / 363

参考文献 / 368

后记 / 369

《石头记》石破天惊

——原著书人为康熙废太子之子

《红楼梦》“著作权”问题一直成为红学索隐派争论的焦点。本书通过考察《红楼梦》成书根由，即作者著书目的旨在补记“血泪家史”，并用隐笔将真情藏在脂粉文字背面，说明原著书人必定因某种原因不可能以真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。因而，书中才有所谓空空道人撰写《石头记》的表述，才有《脂砚斋重评〈石头记〉》传于民间。笔者认为，幻名“石兄”与“空空道人”以及“脂砚斋”的真身，应该是谜书的真正原作者。而将《石头记》“披阅增删”成为《红楼梦》的曹雪芹，是“替他传述”，理应是继承人身份。按“一芹一脂”著书的说法，《石头记》作者是化名“脂砚斋”的当事人，最终完成《红楼梦》最后面貌的才是继承人曹雪芹。今探究真事隐含，自然是要考证隐身的脂砚斋究竟是谁。唯有如此才能追本溯源，找到这部“文学迷宫”的真正谜底。

在探索真事如何隐去的过程中，笔者发现有这样一种说法——访奇采异，极巧穷研。这应是索隐秘笈，是打开迷宫大门的法宝。如今看来，要见到文学迷宫隐含的真情谜底，单一解读版本、考证清史、研究方志都不可能。只有将散落在方方面面线索梳理过后，才能融汇贯通，豁然开朗。

正如著书人自谓“满纸荒唐言”，从表面看《红楼梦》情节“荒唐”之笔处处皆是。如宝黛钗之间所谓“爱情故事”，与那个时代的风俗礼教大相径庭。即便是社会发展到今天，仍与礼法格格不入。然而，若解得背面真故事，依照著书人“正面是美女，背面是骷髅，看书要看书的背面……”等提示，所有情节又尽在情理之中。著书人凭其博学宏览的才气，将经历谱写成气势恢宏的交响曲，有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，有国史方志的映射对谏，有家族谱牒遥相呼应，更有神话传说、经典古籍、汉唐历史等假借之笔。正所谓“信手拈来无不是”，字字句句都蕴含着内在联系。

怎样破解著书人设计的“文学迷宫”呢？需要有的放矢。既然著书人的意图是补记家史，行文就必然围绕隐含家史来展开。书中人物也必然映射生活中的各个原型。哪一个人物在映射著书人呢？单从反映作者才情这方面来讲，书中便有“博学宏览”的宝钗，有“才情之最”的黛玉。用著书人提供的“风月宝鉴”反面照看，古有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说，这宝钗与黛玉怎么就有超人之才呢？透过这“荒唐”背后，可见宝钗和黛玉的才情都在表述著书人的一面。脂批亦有“钗、玉名虽二个，人却一身，此幻笔也。今书至三十八回时，已过三分之一有余，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。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，便知余言不谬矣”。怎样理解这“合二为一”说呢？应该是这两个人物都在对应同一个生活原型，即著书人。还有脂砚斋批注“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，余何幸也！”泄露出评书的脂砚斋将真身幻写为钗颦的真相。

作为补记被泯灭家史的一部谜书，有家喻户晓的《红楼梦》传情入世；有世代相传的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秘藏民间；更有“圈内情人”的文学作品暗透玄机。俗语说“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”，一代文学巨匠既然著就了这传世谜书，一定会留下可供后人考究谜底的资料。

在乐亭《县志》人物列传有诗云：“湘湖莼菜鉴湖莲，两地讴歌戴二天。试向清江迎送处，官舱留得几文钱。此云无缘借寇公，万人遮道莫匆匆。留鞭世泽今犹西，不在湘东在泽东。篋有文章囊有弦，半肩行李也潇然。固陵西望烟霞胜，共筑沙堤到日边。巨业鸿文姓氏香，肖堂累世在宫墙。由来种德还酬德，璧水春风万里长。”乐亭素有文化大县之称，地方戏曲有“乐亭皮影”（俗称“乐亭影”、“老畜影”）、“乐亭大鼓”源于本县。并有“莲花落”（俗称“落子”）流行民间。早在前清时期，乐亭人就重视教育，兴办私塾。所有这些文化底蕴的形成，自然需要强有力的物质作基础。

前清时期乐亭大部田亩属英亲王阿济格封地，原乐亭城第一大皇粮庄庙上崔家庄头崔景禄，便是阿济格手下将领。后来又有“京东第一皇粮庄”汀流河刘家，并有城内李氏、大港（音贾）史氏等多家士族大户。这些士族世代有人在朝中为官，更有“富可敌国”之财。对应《红楼梦》中四大家族在原籍皆有“房分”之说，应该说这“房分”指的就是“旗人封地”皇粮庄。在所谓四大家族败落之后，这些宗室显贵便以“落倒帮子”身份来到各自封地，这应该是京东“皇落城”的由来。

对应“著书黄叶村”一说，在乐亭海隅石臼坨（空中俯视如漂浮海上一片黄叶），文化内涵更与“藏身修书地”相吻合。考坨上诗词赞赋等文化古迹，这被誉为“世外仙源”的孤岛，有两个特别值得考究的现象：一是没有碑头的

断碑（《红楼梦》文中提道“断碣犹存”）。这断碑属刻碑时故意不做碑头，碑头部分保留石料原样，绝非后来损毁。按古时碑头代表碑主人身份地位来看，这故意不做碑头之举，说明刻碑时碑主人身份地位无法用碑头表现。这恰恰与著书人先时“锦衣纨绔”，后来“茅椽蓬牖”相符。

综合考证各方面信息，这位隐身著书的妙笔“大士”，在书里书外有许多替身为其补记历史。在清史中有两位老臣（《红楼梦》金陵十二钗册页上的两株枯木）张廷玉和鄂尔泰；在方志中有乐亭士族出身的李兰；在《红楼梦》中有空空道人、甄士隐、贾雨村、北静王、宝玉、宝钗、黛玉、妙玉、贾芸等多个人物；在石臼坨《朝阳庵碑记》中的智元大师；清宗室亲友以“圈内情人”身份撰写诗词寄怀的曹雪芹（一击两鸣）；在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中以评书人出现的脂砚斋。将众多替身综合为一身，他便是“红楼迷宫”筑造者——爱新觉罗·弘皙。

将原著书人确定为弘皙，是打开红楼迷宫的关键。来看弘皙与原著书人相符之处：

首先，其作为康熙嫡长孙便很值得重视。弘皙是康熙嫡长孙吗？当然是。作为太子胤礽的正室嫡子，深得康熙帝宠爱，再加上自幼便接受最高等的教育，如此方对应“楔子”中那段自白。不过，从清史上是找不到弘皙身影的，这就是“家史消亡”（贾史薛王谐音）的结果。

其二，康熙临终有嘱：“废太子次子朕所钟爱，封为亲王。”弘皙就是废太子胤礽的次子。史料记载，弘皙在雍正朝先为多罗理郡王，后为理亲王，直到乾隆上台后的“弘皙逆案”被革除宗室。那么，从“弘皙逆案”可以看出，就连弘皙父辈的庄亲王胤禄都成为逆案追随者，其他参与者也都是宗室王爵，这就说明弘皙身位要比这些亲王高。究竟弘皙在雍正朝身份有多高呢？比他高的有的被雍正处理了，有的死了，到雍正后期，弘皙应该是一人之下，群臣之首。为什么查不到弘皙作高官的史料呢？正所谓“光灿灿胸悬金印，威赫赫爵位高登，昏惨惨黄泉路近”，是因为他的记录在清史上被抹杀，“贾史王薛”——家史消亡的结果。

其三，将弘皙定位为原著书人，恰好解开“自叙说——雪芹年龄太小”这一“死结”。试想，能够著出如此气象恢宏煌煌巨著的人，起码应该具备非凡的身份：从小接受高等教育，博通经史；长大后又能在仕途历练，上可进入深宫禁地，下可见群臣百官，对当时清王朝的内政外交耳熟能详，写起来才如此得心应手。

其四，在清代孙温绘《红楼梦》插页“赵姨娘问计马道婆，戏彩霞贾环烫

宝玉”上，有一对联：“筠馆绿侵儒子榻，药桐红映邺侯书。”可以肯定这是画者有意之笔。上联隐含雍正正在丛绿堂被刺（另有专论），下联中“邺侯书”应该隐指著书人弘皙。清宗室诗人敦诚作为“圈内情人”写有许多隐含真情的寄怀诗词，其中有“邺下才人应有恨，山阳残笛不堪闻”。“邺侯”是曹操之子曹植。这位“才高八斗”的“邺中七子”之首，以七步成诗名闻天下：“煮豆燃豆箕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”清史记载弘皙“逆案”恰有七家宗室王爷参与。批书人特批“七出”。由此可见“邺侯书”就是在隐露弘皙著写的这部谜书。

当然，说弘皙是谜书原著书人也有一个“死结”。那就是清史记载“弘皙逆案”发生在乾隆四年，弘皙被圈禁死于乾隆七年。这死人怎么可能著书呢？殊不知这个结并不死。研究清史的学者都会对前清史的真实可信产生怀疑，因为那些都是被乾隆大修《四库全书》修理过的，特别是对雍正朝史的删改最多。泯灭著书人弘皙历史便是最有利佐证。如此说，这清史记载“弘皙逆案”不就成为冤案了吗？不仅冤，而且假。冤在弘皙根本就没有谋逆。假如真谋逆的话，乾隆的江山早就就是弘皙来坐了。假在既然没有谋逆，逆案是假，那圈死于乾隆七年就更不可信了。

正是“假作真来真亦假”。弘皙辞官归隐后为了逃过死劫，曾以“金蝉脱壳”计诈死埋名；乾隆为美化名誉证明自己来路正统，命人删改雍正《上谕内阁》，泯灭弘皙历史资料；弘皙得知家史被泯灭“梦游太虚幻境翻看册籍”正隐喻作者得知如何被删，著写隐含真情的《石头记》，并且为使读者发现秘密，多次进行评注；乾隆得知弘皙著“碍”书流传民间，下旨查禁，并牵连许多宗室权贵，书中所写“葫芦庙炸供失火，接二连三牵五挂四”即指代此事；弘皙将书交曹雪芹“披阅增删”去掉碍语后再传情于世；《红楼梦》广泛流传，时有“开言不谈《红楼梦》，遍读诗书也枉然”之说。乾隆深怕真情泄露，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你既诈死著书，我便称你早已圈死，让真相永难见天日。

兄弟俩斗法，斗得无数红迷身陷“迷津”。

一代鸿儒烟消云散，留下血泪著成的传世之作——书中脂批有，“能解者，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。壬午除夕”。这位深得康雍两代帝王钟爱的治国贤才，于乾隆二十九年（甲申）去世，终年六十九岁，恰与康熙同寿。为了将真情传世，继承人曹雪芹“替他传述”——“书未成，芹为泪尽而逝。余尚哭芹，泪亦待尽。每意觅青埂峰（隐身著书地）再问石兄，奈不遇癞头和尚何？怅怅！今而后，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，是书何幸！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